

中德學會出版
(特刊二)

今日德國教育

王錦第 譯
楊丙辰 校

中德學會出版

(特刊二)

今日德國教育

王錦第譯
楊丙辰校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中德學會
特刊二

今日德國教育一冊

每冊定價叁角

外埠酌加匯費

原著者
Theodor Wilhelm and
Gerhard Graefe

譯述者
王錦第

校訂者
楊丙辰

北平西妞妞房

發行者
中德學會

印刷者
京華印書局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GERMAN
EDUCATION
TODAY**

by
**Theodor Wilhelm
and
Gerhard Graefe**

DEUTSCHLAND-INSTITUT

Peiping

Sonderreihe Band 2

1938

著者自序

才過了一年多以後，這本小冊子就有再版的必要。這使著者相信它遇到真實的需要，因此他們在第二版中就毫不苟且的加了許多多修正，並且按照一九三七年春季的新環境，使這本書完全合於時間性。「德國教育制度的結構」一章是完全重新寫作的。

世界各國對於第一版的意見，有各種的說法，有的很輕易的斥為這是「那其（Nazis）宣傳的最新把戲，」但是也有的認為這是一種真誠而善意的工作，使說英文的國家了解德國在教育方面是怎樣的做法。並且「爲什麼」同時這實在是作者本着這種精神完成他們的工作。

Th. W. 與 G. G.

今日德國教育

譯者序言

譯者同幾個喜歡治德國學術的朋友，時常打算着把德國的學術與文化系統的介紹到中國來，而教育是學術與文化的源泉，現在把這本小冊子譯出來以供國人參考，心中感到一點慰快。

這本小冊子，今日德國教育，是維連模與哥拉飛 (Theodor Wilhelm and Gerhard Graefe) 用英文寫著的，爲用英文的國家了解德國教育情況而作，尤其是關於國社黨執政後對於教育的改革，講述的特別詳細，例如「希特勒少年團」、「田舍年」及「勞作服務」是今日德國教育上的三大特色，本書便有生動的闡明。

譯書期間是譯者遭母喪的百日忌內，更加上其他使他心情悲哀的事情，心緒不好，精神不安，不免有疏忽的地方，這是求讀者原諒的。

最後要感謝禮士博士 (Dr. E. Schieritz)，他給譯者爲中德學會翻譯這本書的機會，同時楊丙辰、福吾康 (Dr. W. Franke)、王熙庸三位先生也幫我許多的忙，就此致謝！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日

王錦第識於北平什剎海新寓

今日德國教育

德國教育理想

自從一九一八年，跟隨世界大戰可怕的結局，目前世界上對於教育問題——不僅是少年的教育而是全民族的教育——在舉棋不定的計劃，討論與集議着。有些國家已經用一種極端方法在實行着他們的理想。世界大戰對於教育政策的影響可分兩個綱領來講：第一，有的人，他們說：『設若我們在學校多學點東西；例如我們多學些地理學，公民訓練，國際關係等，那末就不會有戰爭發生，總而言之，我們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智識。」』同時由於這種好意的企圖，而且爲了世界的和平，他們更將一些新教材擠進本來已經過量的課程表中。第二，有的人他們親眼目睹的經驗過戰爭，他們整個的靈魂就是在戰場上習練出來的，在戰壕裡可怕的炮火中，他們發覺人的正確的估價不是他的知識，而是他的性格，但是性格不是知識的產物，却是心與意的訓練。因此他們所以想用一種「全人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whole man) 替代以前的那種「智力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mind)。德國就屬於全人教育的想法。

由於近百年的時間，史學家看當前的時代便可能的指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顯明結果，便是回歸於人生的基本法則，特別是在教育方面。這不僅是單純的盧騷所倡「回到自然」(Back to nature)的運動。國家社會黨的理想生活絕不是浪漫的夢想，而且與一切傷感派絕緣。他只是將遵重自然生活的律則恢復起來，因為這些律則在過去幾世紀中業已由三種原因破壞了。第一，不將世界上的人類看為各種不同民族系的表樣，而我們却讓一種純粹理論來欺哄，以為人類是一個模型造出來的，各個民族都帶有相等的能力。第二，不把個人看為一個自然集團(a natural community)的一個自然分子(a natural member)，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正如植物在土壤茁根似的，而將個人從他所隸屬的民族集團中隔離出來，好像化學家分析一種物品，把他放在試驗管中似的。第三，我們對於這個隔離的人否認他的心靈，意志與感情的存在，而只認為智慧是重要而有價值的。就是這種智慧——而且只有智慧——使一切教育家與教員注意了幾乎兩個世紀之久。

整個有文化的世界對於這三種誤謬的看法都是一樣的。這也沒有什麼用處去發現那些國家好一點或壞一點像德國這樣的拜倒於個人主義與主知主義的偶像下。差別也不過很少。至於過於偏重主知的壞結果在德國比較其他各國特別顯著是有目皆睹的。這一方面由於國家的社會機構，另一方面便是因為唯心主義哲學的發達在國家生命上佔了重要的地位。在英國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對消這種對「個人」與「智慧」的至高無上

的信仰，例如「公立學校」(the Public Schools)——無論在英國國家生活上公共學校占多大的力量——在知育之前，他們先要陶冶性格，並且鼓勵公平與運動家的精神(Sportmanship)，至於講到法國，我們不要忘記他們在講智慧的時候，永久伴隨着智慧的老大哥，他們稱這種性質為「妙趣」(esprit)。在拉丁國家(the Latin nations)時常留心防止「智慧」之孤立與過分的崇拜。

在德國便沒有這種保障，德國素日輕視不徹底的辦法，因此變成「百分之分」的主知主義者。

就歷史上看來，德國變成了「知識之鄉」(a land of knowledge)的典型例子。而英國，用哈德恩爵士(Lord Haldare)的話說，是「一個特別適於將生活看做運動比賽的民族」(a race peculiarly adapted to identify life with sport)。近來的德國最好援例來說為「一個特別適於將生活看做知識的民族」(a race peculiarly adapted to identify life with knowledge)。因為智慧愈來愈被認為對人的唯一有價值，有切實關係的東西，於是人的其他部分的潛勢力便愈來愈不重要，甚至於做哲學冥想的對象也無足輕重。唯一有哲學價值的是智慧；真理的獲得不是由於心靈，決斷，意志，而只得之於智慧，僅由它使人看出事物的本來面目。這好像忘掉了歌德，我們敬仰的大師，他的教訓我們時常在探尋，所說的一句話：『我卑視那一切僅屬教導而不能在我的行為上發生效用的東西。』(I detest everything which I am merely taught and which does not bear

fruit in my actions)。

在此我們必得快承認對德國學校的一切適當的讚揚。德國學校的美譽廣受之於世界各國，並且在任何其他國家很難找到像德國那樣的尊敬學校校長與對學校那樣的熱烈贊助。萬不要忘记德國學校自身就是對個人主義與主知主義最先而且有力的反對者。克慎思台諾的「工作學校」(Kerschenshteiner's Arbeitsschule)，奧透的「有機化」的教導 (Berthold Otto's organic instruction)，哥底西的「學童獨立活動之原則」(Gaudig's principle of the independent activity of the pupil)，李茲的集團學校 (Hermann Lietz' community school)，乃至斯波蘭格 (Eduard Spranger) 的努力在青年心理有所發明，這在德國教育史上都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但是德國學校不顧惜這些學者的寶貴貢獻，並沒有將他們的理想實行出來。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因為對於人的「裁成」(make-up) 與教育的最終目的根本都看錯了。

將哈爾巴特 (Herbart) 的教育理論拿來作為解釋哈爾巴特的教學意見流行歐洲教育界許多年，他的錯誤有兩方面：第一，他以為教育只限於智力的發達，第二，教育賴教授的媒介，知識的灌輸，才算發生了效力。意志、靈魂與感情都是一些擾亂的因素，所以在學校內沒有地位。哈爾巴特曾經說：「所教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The thing taught, is what really matters)，教員不過是傳輸知識的工具，他以為只要如此學生便能自在

的發展與長成了。

德國青年後來對於這種教學理論與由這種理論而產生的學校加以反對乃是當然的事。像這種理論使一個人誤信堆集一些「不確定的」(Provisional)的思想與成績便可令青年滿意，此外更無所求。但是青年人要求「定限」(finite)的價值。他們除了教授之外還有另外的需要；他們需要領導，他們希望教員吐他的心聲講給他們，並且伸出他的指導的手來。這就是比斯太樂齊 (Pestalozzi) 所以反對哈爾巴特的最大理由：教育的真髓是由一個人物的熱情伸展出來影響別人。

但是僅止如此不會使德國青年熱狂的想改變現存的教育制度。尚有較深的理由做為改革的根據。一種外加的主知主義永沒有真正消滅了每個德國人心中燃燒着的那種原本的民族本能。從德國史幾次演變的過程看來，這種深入人心的力量帶着新精力燃燒着。主知主義與中世紀時代教皇及牧師們所擁護的至高絕對真理的獨斷思想最有關係。我們看，自從博尼非斯 (Boniface) 時代而下，對於羅馬教的獨斷思想時常有一種革新的力量存在着。中世紀德國皇帝與教皇的衝突，阿克哈特 (Ekkehart) 對安昆那斯 (Thomas Aquinas) 教條的暗暗的「反對」路得 (Luther) 反對羅馬僧侶而有宗教改革，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尼采的察拉圖斯託 (Zarathustra) 都是世界皆知的好例子。由這種對主知主義反對的空氣中，德國使又恢復對於他們自身天才的本性的

信念。

這便是現在德國教育革新運動的由來。而且是由青年領導。用他們堅定無疑的直覺，德國青年擔負了保存德國人民的重任。菲希特 (Fichte) 已經主張國民教育應該放在這種基本原則之上。自然的，像菲希特這樣的人物應該被德國青年擁為他們的領袖之一去與主知學派宣戰。還有另外的人，例如黑德兒 (Herder) 就會經說過每個國家「有他自己的幸福中心，正如每個球體有牠的中心重力一樣」 (has its own centre of happiness, just as every sphere has its own centre of gravity)。還有雅恩 (Jahn) 與尼采，兩人都是對於崇拜知識與迷信書本知識 (cult of book-learning) 的極端反對者。

直到德國青年痛苦的領悟到學校是教育他們的，而在他們真正需要教育的時候，那就是當他們離開學校後，却使他們陷於困難中。因為這種緣故，在離開學校後，他們使時常另外找發表意見的地方。

歐戰前的青年運動結果只是限於幾種沒有成功的改革計劃。但是世界大戰就畫了一個重要的分歧點。目前外國的視察者在德國看到青年自身在那裡辦教育，一定感覺驚奇。像希特勒青年團 (Hitler Youth Groups)，勁軍班 (the Storm Troops)，勞作服務隊 (the Labour Service Corps) 中，青年所得到的教育恐怕是學校永沒有供給過的，並且是十九世紀的學校所沒有的準備。凡是這些試驗的主要目的就是一種性格，團體與公民

教育，本來在世界其他各國幾世紀以來已經建樹起來的教育，雖然成功的程度是不齊的。

若把今日德國教育的幾多理想歸納一下便可得到幾個共同的綱目，我們就立刻選用身體，心靈，精神三位一體的古老學說（we might apply choose that ancient principle of the trinity of body, mind, and spirit）因為將來的德國教育有三個顯然劃分的方面——身體的，心靈的與精神的。由於希特勒認為身體的鍛練比較智力的鍛練更為重要，有人甚至於以為這是現在德國教育制度是野蠻的，其實這不過把一種自然道理實行出來而已。

每個青年德國人誰都自然的想對他的國家服務，但是第一在身體上，要能擔當這種服役。這需要很注意身體的鍛練才行，然而這不是現在流行的打破記錄的意思，而是要把身體的各部分都使之精力飽滿起來。雖然如此，服務國家的要求還不僅是身體的鍛練，更要意志之鐵的訓練，勇氣並全部的性格，這是希特勒認為教育的最後目的。智力的陶冶很顯明的也絕不能疏忽，這是對一個德國人用不着提醒的「一個事實。」但必得使他記着的是：除非人的整個生命機體和諧的發展外，不只是對於他的身體，而且要顧及到他的心情與意志。因為僅僅他的心靈是沒有用處的。

榮譽，忠誠，甘願的責任心，小我犧牲精神，勇敢，決斷，自信，禮讓，服從與關於本身職業的完備知識；凡此一切都

爲未來的德國少男與少女所需要的修養。用希特勒的話說吧，在他希望獲得這些德性之前必得「精細而堅強，像靈猴似的敏捷，像皮革似的堅韌，像克虜伯鋼似的強烈。」

克利苦 (Ernst Krieck) 與伯莫雷 (Alfred Baumeier) 在他們的教育哲學中力說羣衆團體與國民集體信念的重要，這種學說一定逐漸的在將來德國教育上發生很大的影響，無論在教室內外。於是學校在教授法上雖然有了根本的變更，但是把學校看做教導的地方，那末它對整個教育上的效用也就有限了。例如勞作服務幾年來訓練德國青年的成績比學校還要顯著。至於德國學校到底取怎樣的一種固定的方式是有很劇烈的爭辯要發生的。我們的目的並非取消學校，而是把它在德國兒童的心目中安放一個適當的地位。因此教師的訓練成爲今日一個切迫的問題。除非學校教員變爲青年領袖，或青年領袖變爲學校教員，德國學校是不會什麼重要變更發生的。

德國教育制度的結構

本章所要敘述的乃是德國教育制度的要點。不想將那已經實施了的各種改革法規分別的詳細提及，並且各種個別式形的學校也沒有談到。

先學校期的教育 (Pre-School Education)

有時候家庭的狀況沒有適當的看護與教育。那末只有將兒童送到幼稚園 (Kindergarten) 去，自兩歲半起直到入初級小學為止。幼稚園的保姆要在學校經過訓練並且必得經過「國家委託試驗」 (State Leaving Examination) 的考試，證明對她們的工作有了必需的資格才行。

I 民衆學校 (The Elementary School [Volksschule])

(A) 初級小學 (The Primary School [Grundschule])

凡德國兒童皆在初級小學受到初級教育的一般課程。這是爲兒童預備的一種必不可缺少的「根基」